

## 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变化与挑战

余国庆

**内容提要** 中东变局后，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和安全战略面临新的挑战。中东国家发生的政局演变，如埃及局势的反复无常、叙利亚危机的不断升级，以及伊朗核问题的僵持局面，都与以色列的安全密切相关。以色列基本安全因素虽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阿拉伯国家政治的持续动荡，以及蔓延中东的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兴衰，对以色列与阿拉伯关系的改善带来消极影响，中东全面实现和平的目标显得更为遥远。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等邻国的关系发展正在受到许多变化中因素的影响。以色列对伊朗核问题性质的研判以及有可能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可能使中东局势火上浇油。以色列长远的安全环境和安全战略的变化，不仅取决于周边事态的发展，也与以色列自身在中东的战略定位息息相关。

**关键词** 中东国际关系 中东变局 以色列安全

**作者简介** 余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自 2010 年底北非剧变爆发以来，中东政局演变波谲云诡。无论是埃及局势的反复无常，叙利亚危机的不断升级，还是伊朗核问题的僵持待解，都对地处中东核心的以色列的安全环境构成巨大的挑战。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局势发展看似平静应对，实际上极为关注。以色列政治分析家认为，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化，“对以色列长远的安全构成巨大的挑战”；以色列一些安全专家则认为，不应该“坐等周边局势的恶化”；也有以色列战略分析人士认为，随着阿拉伯局势的发展，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常规军事威胁的程度“大大降

---

\* 本文经匿名专家审稿，感谢专家在审读时付出的辛劳。

低”。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局势发展做出何种应对，不仅事关其安全战略的动向，也对中东局势的长远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 以色列的基本安全因素

以色列是中东的“袖珍”小国，按照 1947 年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规定，以色列的国土面积约 1.4 万平方公里。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过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领土。20 世纪 80 年代，在与埃及签订和平条约后，以色列向埃及归还了其占领的西奈半岛领土。2005 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区撤离。目前以色列控制领土面积约 2.5 万平方公里，包括以色列本土、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和叙利亚戈兰高地部分领土。对以色列来说，与巴勒斯坦及邻国的领土争端始终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持续半个多世纪阿以冲突的本质问题，这是全面考察和分析以色列安全战略的一个基本因素。

建国后，以色列安全问题和安全战略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 （一）领土安全

对以色列来说，保证以色列本土的安全，并且尽其所能控制更多的巴勒斯坦领土，是其领土安全追求的目标。目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谈判面临的几个关键问题，如犹太定居点问题、耶路撒冷问题、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等，实际上都是由领土问题派生出来，可以把它们归结为“领土次生”问题。尤其是犹太人定居问题，是防止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关键因素，也是以色列拓宽安全空间的必要步骤。1977 年 9 月，时任以色列农业部长的沙龙公开一个“世纪末的以色列展望”，其主要目标是到 20 世纪末“在犹太定居点犹太人数达到 200 万人”。<sup>①</sup> 在未来的以巴谈判过程中，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首先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 （二）与周边邻国的边界与和平问题

应该说，以色列建国后，就一直谋求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承认，但严酷的事实是，阿拉伯国家一开始并不愿看到以色列国在中东存在的事实。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战败，以色列乘机扩张领土。在 1967 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超过其本土面积数倍的阿拉伯国家领土，“以色列

---

<sup>①</sup> Geoffrey Aronson, *Israeli Palestinians and the Intifada*, Britain, 1990, p. 70.

在六天战争中占领的土地所提供的纵深,使它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战略上的回旋余地。”<sup>①</sup>虽然以色列通过领土扩张大大拓宽了安全战略空间,但也使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野心充分暴露,这一“大以色列”战略也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背上了侵略国的道义负担。阿拉伯国家也从这次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认识到,要想通过战争消灭以色列的目标已经很难实现,埃及从而转向以战求和的战略。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虽然没有在军事上占得便宜,但成功地达到了以战求和的目标。通过艰难的戴维营和谈,埃及在1979年单独与以色列实现和平。1982年,埃及最终收回了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领土。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与叙利亚签订了战场脱离接触协定,收回了戈兰高地部分领土。虽然以色列与叙利亚名义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但以叙边界在此后近40年基本上保持平静状态。以色列在1994年也与约旦通过谈判签署和平条约,此后,约以边界也基本上保持平静。以色列与黎巴嫩的边界形势相对复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历了多次战争和军事冲突,以色列也一度占据黎巴嫩南部地区多年,但最终在2005年撤出南黎巴嫩,此后黎巴嫩与以色列边界也相对平静。可见,与阿拉伯国家实现边界安全是以色列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

### (三) 周边国家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

如果说与阿拉伯邻国的边界安全是以色列核心的安全问题的话,那么,周边除邻国外的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也是以色列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安全问题,这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以色列认为,即使与邻国实现安全,仍不足以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战略空间。其次,以色列需要借助周边国家对邻国的战略牵制力量。正是出于这种安全战略考虑,以色列对于周边一些国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做法保持高度警觉,并力争在战略上遏制或阻止这些国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而,1982年,以色列果断出动战机摧毁了伊拉克境内的核反应堆。以色列近几年来大肆渲染伊朗发展核技术的威胁,也同样是出于这种安全战略的考虑。为了借助周边力量遏制邻国,近几年来,以色列特别重视与土耳其发展战略合作关系。以色列看重与土耳其的关系,是因为北约的战略防御体系通过土耳其已经延伸到一个中东伊斯兰国家,这对以色列通过土耳其遏制周边邻国势力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sup>①</sup> [以色列] 恰伊姆·赫佐格著:《赎罪日战争》(中文版),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 （四）以色列的国际地位

从理论上说，以色列是当代国际社会为数不多的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缔造”的国家之一，因而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需要借助国际社会的“保护”，其中，大国对其安全的“担保”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色列建国前后，包括苏联和美国在内的大国对以色列的诞生和生存起过重要的作用。随着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以及中东地缘政治的变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逐渐成为“对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承担特殊作用的国家。”<sup>①</sup>

应该说，通过几次中东战争的考验，以及国家军事、科技、经济等综合实力的不断增长，以色列在中东的生存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但以色列在中东长远的安全问题，仍然取决于以色列自身的国家战略。以色列能否在将来与所有中东国家，包括将来的巴勒斯坦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自身的政策。被誉为“现代以色列之父”的本-古里安就认为，以色列的生存不仅需要大国的保护，同样取决于“以色列只有在它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公正、道德的社会才会生存下来”<sup>②</sup>。

2006年，以色列卢特研究所（Reut Institute）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新世纪以色列安全面临的四大问题是：（1）以色列内部的分歧，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2）以色列难以永久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3）美国犹太院外集团亲以色列活动能力的削弱；（4）伊朗核问题对以色列带来的威胁。<sup>③</sup>这一看法实际上指出了今后以色列安全所面临的威胁，既有来自国内的因素，也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因素，如美国对以色列几乎无条件的支持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坚定，这是以色列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

### 以色列安全环境面临挑战

建国以来，对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构成的威胁大多是清晰并可预判的，如：国土面积狭小，缺乏战略纵深；阿拉伯国家的敌意，拒绝承认以色列的

---

<sup>①</sup> Uri Bial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1948-195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05.

<sup>②</sup> [以色列] 米迦勒·巴尔·祖海尔著；刘瑞祥等译：《现代以色列之父——本-古里安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页。

<sup>③</sup> <http://www.reut-institute.org/en/Publication.aspx?PublicationId=1338>, 2013-10-01.

生存权；巴勒斯坦用武力抵抗以色列的占领； Hamas 起义并拒绝与以色列谈判等等。但 2010 年底以来席卷中东的阿拉伯政治风暴，使得以色列长远的安全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并难以判断。

#### （一）以色列可能面临一个政治上更加伊斯兰化的中东

中东变局虽然爆发至今时间并不太长，但无论是突尼斯、利比亚，还是埃及和叙利亚，这些在中东政治动荡中改朝换代的国家，或者即将发生政治动荡的国家，都见证了具有伊斯兰宗教背景的政党纷纷崛起，它们有的在议会选举中异军突起，有的政党获得了执政的地位。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属下的自由和正义党领导人穆尔西在 2012 年 6 月当选为埃及新总统，成为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以来第一位伊斯兰背景的总统。穆兄会长期以来对以色列抱有敌意，在穆巴拉克时代多次批评政府与以色列签署的和平条约。穆兄会在埃及的执政，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势力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地区政治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是多方面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在历史、宗教、文化等领域的分歧，将加大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冲突的鸿沟，这将对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带来深远的影响。虽然穆尔西执政仅仅一年便被赶下台，但穆兄会在埃及的势力和影响不会轻易被消除。

#### （二）以色列邻国的政治动荡将极大地威胁以色列的边界安全形势

阿拉伯政治风暴爆发后，以色列的邻国相继爆发政治危机，其中埃及和叙利亚的动荡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影响。埃及是第一个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阿拉伯国家，但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的政治形势变化很快。虽然穆兄会领导人穆尔西在上台后表示尊重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条约，但穆兄会对以色列的态度仍然让后者感到担忧。穆尔西上台后不久就访问以色列的宿敌伊朗，大力改善与伊朗的关系。穆尔西还对控制加沙的 Hamas 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这些举措使得以色列有理由担心埃及将对以色列奉行更强硬的政策。2013 年 7 月，穆兄会在埃及的执政被军方推翻，但埃及与以色列的边界形势明显恶化，武装分子不断在西奈半岛袭击埃及军警和哨所。而持续两年的冲突和内战预示着叙利亚将步入一个长期动荡的局面。以色列与叙利亚有较长的边界，戈兰高地的领土纠纷随时会因为叙利亚国内局势的变化而再起。以色列的另两个邻国黎巴嫩和约旦国内也出现了不少动荡和冲突的苗头。可以说，以色列周边邻国风声鹤唳，这对以色列的边界安全与稳定构成了直接的挑战。

### （三）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面临考验

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主要的战略盟友，但随着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的下降，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面临微妙的变化。2012年11月，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这对以色列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奥巴马在第一任总统期间就多次对以色列强硬的中东政策提出批评。奥巴马连任后提名主张对伊朗和解的哈格尔担任新的国防部长，使以色列感到不悦。以色列的传统盟友欧盟一些国家也接连对以色列在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提出批评。在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问题上，美国虽然支持以色列反对联合国接纳巴勒斯坦为成员国，但是赞成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国际呼声越来越大，使以色列在国际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可以说，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地位在短期内很难获得缓解。

### （四）以色列与传统盟友的关系面临考验

土耳其是中东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也是整个中东地区与以色列建交的为数不多的伊斯兰国家之一，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土以关系总体上保持着较为友好的态势。以色列与土耳其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签订军事合作条约，建立起全新的军事联盟关系。以色列甚至成为土耳其武器的主要供应国之一。<sup>①</sup>但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由于2010年5月的邮轮事件而大大恶化。2010年5月，一支驶往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船队在地中海遭以色列士兵拦截，致使9名土耳其人丧生，导致两国关系恶化。2010年6月，土耳其宣布对以色列关闭领空。2011年9月，土耳其政府宣布驱逐以色列驻土国大使，把两国外交关系下调到“二等秘书级别”，并将中止实施所有双边协议，土以关系降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中东变局爆发后，以色列与土耳其在一些地区国家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首先在埃及穆兄会执政问题上，土耳其明显支持穆兄会，而以色列则冷对穆兄会上台。2012年6月，埃及穆兄会领导人穆尔西当选总统，埃及新政府很快获得土耳其承认和支持。但穆兄会在执政仅1年就被迫下台，这使土耳其大丢面子。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2013年8月20日发表讲话，批评伊斯兰国家不谴责埃及军方解职穆尔西，并指责以色列是导致穆尔西下台的“幕后

---

<sup>①</sup> Ariel Cohen, "Obama's Best Friend? The Alarming Evolution of US - Turkish Relations", *Mideast Security and Policy Studies*, No. 100, Bar - ilan University, May 2013, p. 26.

黑手”，受到以色列、埃及和盟友美国激烈批评。<sup>①</sup> 其次，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大力推动向巴沙尔政权施压，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在土耳其境内活动，而以色列则担忧极端势力和基地组织乘机在叙利亚扩张势力，将来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威胁。在伊朗核问题上，土耳其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以此扩大在地区问题上的影响，而以色列则极力推动对伊朗进行制裁，不愿放弃用军事打击的方法消除伊朗发展核技术对自己带来的威胁，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目标并不相同。

## 以色列对周边局势发展的反应和安全战略分析

北非剧变发生后，以色列政治分析人士一开始总体的判读是“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的新阶段”，<sup>②</sup> 但随着中东国家政局演变的急剧发展，特别是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的下台，以色列对中东政治变局前景的看法发生改变，更多的分析人士对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的后果表示担忧，不少政治分析人士甚至认为，以色列的安全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 （一）埃及局势变化：埃以双边关系面临考验

埃及是与以色列实现和平仅有的两个阿拉伯国家之一。2011年2月，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后，埃及过渡政府对以色列态度明显改变。埃及过渡政府上台后，埃及民众纷纷要求埃及与以色列和美国拉开距离。2011年5月，埃及临时政府重新开放了位于加沙与巴勒斯坦接壤的拉法口岸，此举引来以色列的不满。以色列官方普遍认为埃及此举“打破了力量平衡，帮了哈马斯的忙，使巴以谈判更加复杂”。以色列副总理沙洛姆称这是“危险的发展，可能导致武器和恐怖分子进入加沙”<sup>③</sup>。以色列认为，埃及开放拉法口岸，为武装分子走私武器提供了方便，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以色列的安全忧虑。

除重新开放加沙的拉法口岸外，埃及临时政府32年来首次同意伊朗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对此，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在接受采访

① 《土称以色列是穆尔西下台“幕后黑手”遭批》，载新华网2013年8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8/22/c\\_125219418.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8/22/c_125219418.htm)，2013-08-26。

② Asher Susser, “The ‘Arab Spring’: Competing Analytical Paradigms”, collected papers of Sino-Israeli Relations and Middle East Studies Conference, Beking University, September 6-7, 2012.

③ 参见《人民日报》2011年5月30日。

时表示：“阿拉伯国家的动荡，使原有政权被推翻，民众陷入了恐慌，埃及、叙利亚民众上街示威，这一切都是他们本国的问题。我们看到埃及发生的一切‘与阿以关系无关’。我们曾和埃及、约旦签署了和平协议，尽管眼下中东陷入动荡，但我们希望这些协议仍然有效。”<sup>①</sup>显然，以色列担心中东形成一个“埃及-伊朗”轴心，会恶化以色列的安全环境。

事实上，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与以色列的边界冲突事件不断发生。2011年8月18日，5名埃及边防警察被以色列一架战斗直升机击毙，事件发生后不久即引起埃及的报复。9月9日，8名以色列人在埃及以色列边界地区被一武装团伙打死。这两起边界冲突事件很快对两国关系带来冲击，从2011年9月9日起，埃及抗议民众冲进以色列大使馆，扯下以色列国旗，从窗外抛洒被列为“机密”的外交文件，以色列驻埃及大使被迫在第二天就离开埃及。在以色列驻埃及大使馆遭抗议事件爆发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给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打电话，请求美国能够向以色列大使馆提供保护。事件发生3个月后，新任以色列驻埃及大使雅科夫·阿米塔伊才重新抵达开罗。2012年11月，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发动了代号为“防务支柱”军事行动，埃及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并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以色列驻埃及大使也再一次离开开罗。

虽然以色列与埃及的关系处于紧张状况，但埃及与以色列关系彻底破裂的可能性并不大。埃及仍然可以在调解巴勒斯坦内部冲突方面发挥独特作用。2012年11月，在以色列空袭加沙的“防卫之柱”的军事行动期间，埃及积极介入调解。在埃及政府斡旋下，以色列与包括 Hamas 在内的巴各武装派别于2012年11月21日在开罗达成停火协议。埃及外交部长阿姆鲁随后在开罗宣布，巴以双方将于当晚实现停火。以色列总理在停火协议达成后对埃及政府的努力表示感谢。

2013年7月，在埃及赢得执政仅一年的穆兄会穆尔西政府垮台，以色列对此并未公开表态。从以色列希望维持两国和平关系的角度考虑，埃及的军方与美国的关系密切，由军方主导的政治势力在埃及掌权，对以色列是有利的。

---

<sup>①</sup> 《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以色列：“拉法口岸不能成为武器通道，这是底线”》，载中国网2011年6月2日。



## （二）叙利亚问题：对以色列安全的挑战

叙利亚是以色列的重要邻国，以色列和叙利亚关系的核心是戈兰高地问题。戈兰高地处于叙利亚西南部，总面积约1 800平方公里，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通过与叙利亚签订战场脱离协定，向叙利亚归还了部分领土，目前戈兰高地约2/3的领土仍由叙利亚控制。1980年，以色列在其控制的戈兰高地领土实施以色列的法律。1995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关于以色列从戈兰高地撤军的“戈兰高地议案”，核心条款是今后政府任何可能从戈兰高地撤军的行动，必须经过全民公投，并获得议会批准。在1991年马德里和会启动中东和平进程后，叙利亚和以色列只是在1995年开展过关于戈兰高地问题的谈判，在以色列总理拉宾1995年11月遇刺身亡后，叙以谈判就基本上中止了，叙、以两国的边界倒也相对保持平静。

2011年3月叙利亚国内政治危机爆发后，以色列的反应比较复杂，国内对叙利亚局势发展的判断和评估分歧较多。一些以色列人认为，叙利亚局势拖延越久，对以色列越有利，因为以色列的主要敌人伊朗和真主党都陷入冲突，而巴沙尔政府军队与反对派的冲突也会从总体上削弱叙利亚力量。更多的分析人士则认为，巴沙尔在台上，那么以色列对局势和安全的判断是可预测的，如果叙利亚局势失控或巴沙尔下台，那么它对以色列的威胁和安全是不可控的。事实上，叙利亚冲突爆发后，以色列明显在叙、以边界加强了战备力量，在戈兰高地上部署了防空武器。从维护边界安全和保持地缘政治稳定的角度分析，叙利亚局势失控和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的不断加剧，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安全战略利益。

对以色列来说，叙利亚局势失控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其境内化学武器的失控。叙利亚被认为拥有中东地区最大的化学武器库。随着叙利亚冲突的升级，以色列对防止遭受化学武器的戒备也提高。2011年11月，以色列举行了大规模的防止生化武器袭击事件的演习，主要目的是：“防止恐怖组织可能会使用从叙利亚流出的化学武器发动袭击”。<sup>①</sup>

2013年8月21日，叙利亚境内发生较大规模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造成1 000多人伤亡。8月25日，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在访问法国期间，呼吁国际社

<sup>①</sup> *The Jerusalem Post*, Nov. 28, 2011.

会共同努力，“收缴叙利亚拥有的所有化学武器，以便冲突双方都不会再使用这种武器”。以色列安全专家认为，以前叙利亚政权的传统做法是将大多数化学和生物武器存放在该国西部的几个大型场所，而这些地区多靠近叙、以边界地区，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很大威胁。以色列方面认为，从大约一年前开始，叙利亚开始将这些武器分散到 20 多个主要地点，而美国则相信，叙利亚已把化武转移至该国约 50 个地点。<sup>①</sup>

针对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以色列分析人士认为，巴沙尔之所以动用化学武器有以下几个理由：首先是政治冒险，以色列认为阿萨德是“故意”挑战此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强调的“红线”；其次是战术上的考虑，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的大马士革东古塔地区（Ghouta）是通往大马士革的东部交通要道，巴沙尔也许认为叙利亚政府军在使用化学武器后可以“快速荡平”盘踞在这一地区的反政府武装势力。<sup>②</sup>

当然，除了对化学武器威胁的担忧外，以色列对叙利亚局势的担忧还在于无法研判未来叙利亚政权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的立场。叙以领土争端早晚是两国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中东地区实现全面和平的应有之义。叙利亚如果成为极端势力的泛滥之地，或者叙利亚陷于黎巴嫩式的分裂，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安全利益。

### （三）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安全战略的“心病”

伊朗核问题虽然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早就形成，但对以色列来说，伊朗核问题给以色列带来的威胁，不仅没有因为阿拉伯国家政局动荡而有所减轻，反而变得更为迫切。以色列认为，阿拉伯国家政局陷于混乱和动荡，反而提升了伊朗在中东的地位。随着伊朗核技术不断取得进展，以及国际社会缺乏对伊朗发展核技术的监管，伊朗可能很快“迈过核武器门槛”。因此，伊朗的核计划的严重性已经“颠覆了传统的以色列安全概念”。<sup>③</sup> 以色列认为，世界上除了伊朗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公开宣布要消灭以色列，因此“伊朗的核野心对以色列的威胁是切实存在的”。

2013 年 1 月，以色列提前举行了大选。这次大选是在“阿拉伯之春”爆

① [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3 年 9 月 13 日。

② “Why Syria’s Assad Would Use Chemical Weapons?” See <http://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13194/world-citizen-why-syria-s-assad-would-use-chemical-weapons>, 2013-09-06.

③ <http://www.reut-institute.org/en/Publication.aspx?PublicationId=1338>, 2013-10-01.

发后举行的。利库德集团和“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在大选中获胜并组成了新政府。虽然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和“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在以色列是两个著名的右翼政党，但它们在120个议席中只占少数，因此，内塔尼亚胡的内政和外交将在议会面临严峻的信任危机，这对新政府的执政非常不利。内塔尼亚胡以往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奉行强硬的态度，但现在以色列的安全环境与过去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巴和谈问题的紧迫性正在下降，而叙利亚危机与伊朗核问题的地位上升。尤其是伊朗核问题，正在对以色列长远的安全环境构成严峻挑战。内塔尼亚胡在新政府就职仪式上声称，“新政府当务之急就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sup>①</sup>显示内塔尼亚胡新政府将把应对伊朗核问题视为其对外政策的当务之急。

由于伊朗现政府对以色列奉行强硬的敌对政策，并不断提升和加快发展核技术，而国际社会被动应对，这使以色列如鲠在喉。但由于伊朗核问题牵涉到所有大国的切实利益，国际社会一直主张通过“六方会谈”等形式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这使得以色列不敢对伊朗的核设施轻举妄动。随着伊朗核问题的不断升温，以色列国内不断出现必须对伊朗核设施动武的声音。虽然外界不断发出警告，如果以色列贸然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可能引起严重后果，伊朗也警告如果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可能在中东引起严重后果，但以色列战略分析人士则认为，“与伊朗发展核技术及核武器的后果相比，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的后果要小得多”<sup>②</sup>。因此，在伊朗核问题上，不能排除以色列“单边行动”的可能性。

总之，中东变局发生后中东发生的政治动荡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对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带来了复杂的影响。以色列安全战略的调整既有被动应对的因素，也需要主动追求在中东地区长远的战略利益。也就是说，以色列在中东长远的安全问题，不仅取决于周边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也取决于以色列自身对周边事务的判读和对周边国家的态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不经意的说过“任何一个被迫害了2000年的民族一定是做错了什么”<sup>③</sup>。不能说

① 《内塔尼亚胡称防止伊朗核武化系新政府当务之急》，载《环球时报》2013年1月23日。

② Yehezkel Dror, “An Integrated Imperative: Attack Iran and Launch a Regional Peace Initiative”, *Besa Memorandum*, No. 5 May 2012, Bar - ilan University, p. 17.

③ [美国] 沃尔特·艾萨克森著；刘汉生等译：《基辛格——大国博弈的背后》，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2年7月，437页。

过去以色列谋求自身的安全利益有什么过错，但在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下，如果不希望在中东成为“另类”，那么，以色列安全理念和战略的创新也需要与时俱进。

## Israel's Security Environment: Changes and Challenges

*Yu Guoqing*

**Abstract:**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strategy of Israel are facing new challenge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The political turbulence happened in Egypt, the escalating crisis in Syria, and the stalemate situation of Iran's nuclear issue, are all closely related to Israel's security issue. Although there is no fundamental changes of Israel's basic security factors, but the continued turmoil in Arab state, such a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political Islam,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Israel's relations with Arab states. The goal of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is seems to be more dista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rael and Egypt, Syria and ot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is affected by many unpredictable factors. The possible Israel's unilateral action against Iran's nuclear problem may likely to add fuel to the flam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hanges in Israel's long-time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strategy not only depend on the surrounding situation, but also closely relate to Israel's own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itself in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Turmoil; Israel's Security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